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志於議論雖黃不復關抱而稚子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穰

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
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
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
為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序

容齋四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公作金滕

關雎不同

三館祕閣

十十錢

畢仲游二書

韋孟詩乖踈

周三公不特置

雲夢澤

迷癡厥揆

亭榭立名

犀舟

列子與佛經相參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戰國策

繕修犯土

二十則

第二卷

諸家經學興廢

輕浮稱謂

有美堂詩

城狐社鼠

誌文不可冗

詔令不可輕出
范曄漢志

漢人姓名

鬼谷子書

張天覺小簡

用兵為臣下利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抄傳文書之誤

大觀元夕詩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藉書

此日足可惜

黃帝李法

二十八宿

顏魯公帖

裴行儉景陽

韓公稱李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祝不勝詛

曾太皇太后

實年官年

治藥捷法

燕非強國

李太白怖州佐

呂子論學

中天之臺

雷公炮炙論

陳翠說燕后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和范杜蘇四公

藥城和張安道詩

外臺祕要

六枳關

左黃州表

兩道出師

唐明皇賜二相物

老杜寒山詩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土木偶人

禽畜菜茹不同

王荆公上書并詩

李郭詔書

杜韓用歇後語

一百五日

礪石之毒

饒州風俗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鶯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徙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聾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螭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焉廋哉

久而俱化

沈季長進言

替戾岡

考課之法廢

黃文江賦

繁遏渠

文潞公平章重事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狄監盧尹

承天塔記

省試取人額

得意失意詩

項韓兵書

穆護歌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莆田荔枝

華元入楚師

文書誤一字

賢者一言解疑讚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藍尾酒

南北語音不同

茸耐治疽漏

雙陸不勝

公羊用疊語

歷代史本末

沈慶之曹景宗詩

歐陽公辭官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姓源韻譜

作文句法

健訟之誤

文字書簡謹日

辨秦少游義倡

譽人過實

書簡循習

用史語之失

更衣

第十卷

十七則

過所

東坡題潭帖

親王回庶官書

露布

山公啓事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富公遷官

吏部循資格

五行化真

王逸少為藝所累

賞魚袋出處

第十一卷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文與可樂府

閩俗詭祕殺人

唐藩鎮行墨勅

五行納音

錢忠懿判語

鄂州南樓磨崖

熙寧司農牟利

譏議遷史

常何

寺監主簿

冊府元龜

樞密行香

東坡誨葛延之

張鷟譏武后濫官。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第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

李密詩

温大雅兄弟名字

漢高祖稱豐公

船名三翼

用書雲之誤

景華御苑
漢唐三君知子

州陞府而為不鎮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詞臣益輕

仕宦捷疾
夏英公好處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闍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第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仙傳圖志荒唐

第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笈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第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楊再思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

十九則

孔廟次位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

今四氏之父配享
及聖於禮九協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為先後而師傅之尊方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兪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

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按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謂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為一處

禹貢所書雲土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邠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曹前漢叙傳子文投於夢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閔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

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正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爲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
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覲舉措脫落觸
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為俚言然其說皆有所
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嘽咍慙慙四人相與游於
世又云眠挺誣諉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
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
無賴眠音緬挺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

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
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
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則兩相則首廳秉國史
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
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
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

勘當遷校理宰相龐藉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
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國士比爲仙
玉檻鈎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
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
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爲貼職至崇
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
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

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
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
存一則云

亭樹立名

立亭樹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澁
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
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
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

稽於後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
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
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
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閒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
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
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
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

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
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
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
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
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閒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
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
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予

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場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場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場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
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
知天下之餘於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
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
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
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
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
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
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
以此揀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聞其父兄子
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
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
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
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
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

文人筆墨口語家
是招禍切宜戒

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
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
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
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
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
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
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
而採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
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

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
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
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
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
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
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

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

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報聽讒受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報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旬

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
常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
此最可證情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
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
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
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
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
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
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
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
其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迺在臣衡予

按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据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滕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彊死鬼鬼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

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

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爲皇后矣時陰麗華爲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爲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彊而立貴人爲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予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閤矣

范華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闕曄本傳載曄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注注補志三十卷至本

昭
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

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
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
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
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
其後爲施雱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
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之亂梁丘
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
弼猶爲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
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
爲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
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
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
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爲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
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
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

氏爲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爲四魯
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
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爲之故
訓以授小毛公爲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
於學鄭衆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
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
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

二十九篇名爲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在三禮中最爲晚出左氏爲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

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

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
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
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
子廚監邴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荆
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
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竒癩
上聞而不說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爲
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
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

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
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
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
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爲卑官而與尊
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文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

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頌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

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
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
告之者二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
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
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
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
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

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
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
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闕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
兩魚酒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
氣晝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相公論語如平
生豈其人在天仙閒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
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
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予今年

亦七十四歲姪孫德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
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
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
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以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
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
且新

用兵為臣不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
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
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
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
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
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
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
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略葳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
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
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
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
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
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
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
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
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例也知之
知之蓋當時怨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
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特納衰病眼眩
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
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請闕上書二萬

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
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河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
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
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
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
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

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
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
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
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
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

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
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
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
爲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
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
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
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皇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
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
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爲堯大理
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
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
李氏予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
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
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

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象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

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厠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厠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絃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此學識方可
改正誤書必具如

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形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辯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頌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授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閣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略盡偶閱臨汝石刻見

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
又不能逸道苟特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
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
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
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咨日趨於壞歲甚
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
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

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
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
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
知州軍謂之常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名一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
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
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
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
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

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
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
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
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
任親民纔為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
重遠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

待制時陳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
曾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
極歡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
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
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
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
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嘗往外家也其警
慧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

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幕已立營塹壕旣周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

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

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
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
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
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
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
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
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
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
浮圖之汙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汙而熾蓋爲一
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前以爲懽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
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

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
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
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
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
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
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
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
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

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
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
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
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
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
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
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

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白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
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
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藉作詩祭
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
全傲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

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效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准

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考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徃徃似

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
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
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
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
久佯狂真可哀凡四十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
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
乃殊不然但杜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
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

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
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抒下客
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
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
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駉必能
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
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
稜威雄雄下帽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
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鞞於殿上豈拘拘然
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
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敘
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
上白禮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現筋骨尚在雪泣持刀
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攜持無輟

身手遂丐賃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
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
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

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

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稱尊若於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

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漢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
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而仍稱
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
稱皇伯祖而歆但爲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
以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
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
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

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
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
臺許綰負操鋪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
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十
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類方八千里盡王
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
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
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
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

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肯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駟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爲請有肯聽終任知嚴州秦焞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曾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

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
紀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
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
生目辟眼翳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欬視繫若
根囊皺漩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太全賴鷓鴣血
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酒服熟雄遍體癩
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

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磺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須是從鱣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
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
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
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
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
葉者作末酒浸用之日睪者正脚有肉欬者取
葇荂根繫視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葶藶服之
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

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
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
癰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
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硝砂石二味乳
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餓者并飲酒
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蕞蓉并
鱓魚作末以黃精汁圓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黃
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
以密圓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

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
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
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
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
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
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
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

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
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
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
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投
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
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若入白
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

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
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
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
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
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
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
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

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受丈夫子獨甚也且
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
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
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
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
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

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
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
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
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
一齊之疆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
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
三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

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
爲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
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
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
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
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
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

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
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
太平興國失於輕舉文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
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
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
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

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秌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肯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爲戲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

一陸行欲晴許賽以猪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猪頭雨落吃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

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

今侍右也

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八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閒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有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

際近者四年之閒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捌百一員

大使臣六千

五百二十五員

比紹熙增三百四十八員

小使臣一萬八

千七百五員

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

而今年科舉明年奏

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閒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
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
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
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
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
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
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
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
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
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
眼若不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
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
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

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白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
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
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處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
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
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鬼鬼驚怖竄伏
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
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
燾作所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

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限立一小門名曰六
枳關每為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
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為籬按東觀
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
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

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逸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
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
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竒果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
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
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
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
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
以為迂闊而孰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君子平其政何必有

意破富如荆公所行

究竟富喜不被貧

未嘗慮率天下至

其民不聊生而天下

後此多事矣

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
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
懷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
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閭有

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
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
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主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
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艷以惡少年數十自隨遂尤愾狡不法馳
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鏞不啓震怒
破鏞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
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
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
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
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
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

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
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
即震也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
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
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
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
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
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即位郭汾陽為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
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
卷餘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
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
者衛公之曹臧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
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以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
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
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亦所
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
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
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

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擊匈奴又以常惠護
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
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旣拔弘農陝城成潼關矣而上以
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
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
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
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

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丞
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
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
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
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

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
誠自創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
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
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
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年上
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
疋綾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

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
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
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日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
清明歷節氣六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
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
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
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
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
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
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
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
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

曰既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
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
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
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姤月碧潭
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
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礪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

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意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鵲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饑予

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儉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

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
谿之浹是播是穗孰丰厥培執此圭珙公羈未
奮逸駕思駭沈春秋蹈迪周孔經策名第稍
辭滌滌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琇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從臾吾
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
祀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
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毛毳媿要當位左掣右
壅公云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傯業業荆
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馘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
摠亞勛贊冊國勢尊華督軍載西寄責深重方
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竒畫膠漆鈞樞建
使宰席元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銜未鬯病
癖且虺曾不愁遺使我心懣湘湖高丘草木蔚
蔚維水容裔維山籠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柰
何乎公萬裡母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蠓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
中雄竒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溪非瑣瑣潢
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
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劔心知
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析
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
踵吟巴山犖嶮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狃雜百種瘴衣常腥膩
蠻器多踈冗剥苴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銜

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
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朮腫夏隍偶高庇宵魂
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菴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種我家本
瀝穀有地介舉筆林跡憶沉冥我冠慙闔戶升
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薶荒
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琪國雙未銷錄我志
蕩邛隴君才誠倜儻特論方洵溶格言多彪蔚

縣解無格拳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
羣金耿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
然墮岳石飄爾冒巢鼇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五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載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按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刺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

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薨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閒猪黑而羊

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閒鷺皆
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為鴈鵠頗異而畜之若
吾鄉凡鷺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
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
也以竈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透隱為名爾
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

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
貌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
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
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此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
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
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
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
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
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甌鬲槃匱尊

爵之欵識豐碑大碣顯人物士之事蹟見于石
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
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
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
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
朔望謁告出賃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
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
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愧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八以事鈔敷每獲一書即日勘
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
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
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凡書史百家字不利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州聞虜犯京師盈箱
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建炎丁未奔
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
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
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
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
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

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何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
宮徃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
二千本先徃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
連艦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
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歸然獨存上

江既不可徃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嶸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者八故李將軍
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
一夕為盜冗壁負篋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萊東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按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
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
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
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
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
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
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
述古韋羣玉據言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荪科記又尉遲
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
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特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儔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者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據言合陸儔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儔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慘
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慘皆爲後領袖進一特龍門
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覲之韓
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其真上祠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

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以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恠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砒砑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為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為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

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
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俚
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
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
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
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
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
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
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
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
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於霸朝貴彰國懿
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
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
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

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塘湖廣潤龍王廟碑
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
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
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
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
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
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
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
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
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恭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乾佑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為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年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者
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
可予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
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
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

二說不同杜預注傳左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
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
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
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
馮名修裴氏新謂語為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